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七十一回 國師收銀角大仙 天師擒鹿皮大仙

詩曰： 邊事勤勞不自知，勉然輿病強撐持。

願擒元惡酬明主，不斬降人表義師。

木石含愁移塞處，山川生色獻功時，華夷一統清明日，誰把中華俗變夷？

卻說二位元帥吩咐安排筵宴，諸將壓驚。國師道：「且慢！且慢！這還是些小驚，還有一個大驚在後面。」二位元帥聽知還有一個大驚，心上盡有慌張的樣子，問說道：「還有個甚麼大驚？不知可保全得麼？」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貧僧有言在先，都在貧僧身上。」元帥道：「可要些甚麼預備著麼？」國師道：「不消甚麼預備。你只是交到黃昏戌時，就見明白。」

卻說銀角大仙丟下了如意鉤，過了三刻，看見風浪不能成功，乘興而來，沒興而返。沒奈何，只得收轉鉤去，慍慍納悶。鹿皮大仙說道：「師兄又枉費了這一番心事，不如依我做兄弟的說罷。」銀角大仙說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我到黃昏前後，還有個妙計，直教他前後左右支架不來，他才認得我哩！」鹿皮大仙說道：「只怕一番清話又成空。」銀角大仙說道：「各人做事各人當，你不消管他就是。」到了黃昏時候，站在山頭上，手裡拿著那把如意鉤，把個頭點三點，又搖三搖，把個手招三招，把個腳踹三踹，卻掀起個如意鉤，望半天裡一撇。一撇撇在半天之上，嘩啦一片響。這一響不至緊，早已驚動了南船上大小將官，元帥連忙去問國師。國師請過二位元帥，坐到蓮臺之上觀看；又叫元帥傳令各將官，各人按紮本營，不許驚慌喧嚷。傳令未畢，只聽見撲冬的一聲響，早已掉下一個血紅的火老鼠來，恰好掉在「帥」字船桅桿上。遠看之時，哪裡是個老鼠？只當是一塊火團兒，照得上下通紅，煙飛燄烈。二位元帥心上就嚇一個死，生怕做成個赤壁鏖兵的故事。

只見國師叫上一聲：「金頭揭諦何在？」叫聲未絕，猛空中就走出一個七長八大的天神來，手裡拿出一道金箍頭，走向前去，照著那個火鼠，輕輕的一箍，箍得那個火鼠啞一聲叫，精光的一個老鼠。有詩為證：

白頭不數老年光，亂噪驚飛繞樹傍。

影拂黑衣飛遠塞，光翻金背閃斜陽。

報凶厭聽因何切？返哺應知孝不忘。

幾度五更驚好夢，數聲啼月下迴廊。

光一個老鼠，卻沒有了身上的火，船上就不妨礙。二位元帥才然放心，說道：「多謝國師老爺神力扶持，真個很是一場驚恐也！」

道猶未了，只聽得撲冬的又是一聲響：「帥」字船的桅桿上早已走下一個血紅的火老鼠來，恰好是又走進到中軍帳上去。遠看之時，哪裡是個老鼠？只當得一塊火秧兒，照得上下通紅，煙飛燄烈。二位元帥心上又嚇一個死，生怕做成個博望燒屯的故事。

只見國師又叫上一聲：「銀頭揭諦何在？」叫聲未絕，猛空中又走出一個七長八大的天神來，手裡拿著一道銀箍頭，走向前去，照著那個火老鼠輕輕的一箍，箍得那個火鼠啞一聲叫，精光一個老鼠。有詩為證：

土房土屋土門樓，日裡藏身夜出遊。

腳小步輕乖似鬼，眼尖嘴快滑如油。

巧穿板竇偷倉粟，慣入巾箱破越綢。

有日相逢貓長者，連皮帶骨一時休。

光一個老鼠，卻也沒有身上的火，船上也不妨礙。二位元帥依然放心，說道：「多謝國師老爺神力扶持。真個又狠是一場驚恐也！國師道：「只怕還有一場。」元帥道：「怎麼是好？」道猶未了，只聽得又是撲冬的一聲響，水裡頭走了一條血紅的火蛇來，恰好是認得「帥」字船，鑽進箬篷裡面。遠看之時，哪裡是條蛇？只當得一條火繩，照得上下通紅，一會兒箬篷裡煙飛火爆。二位元帥心上又嚇一個死，生怕做成個火燒新野的故事。

只見國師又叫上一聲：「波羅揭諦何在？」叫聲未絕，猛空裡又走出一個七長八大的天神來，手裡拿著一道金剛箍，走向前去，輕輕的照著那條火蛇一箍，箍得那條火蛇啞一溜煙，精光的一條大蛇。有詩為證：

鱗蟲三百六居一，大澤深山得自宜。

吞吐陰陽誠有道，修藏造化豈無機。

甲鱗漸漸方披處，頭角森森欲露時。

待得春雷一聲早，翻身變作巨龍飛。

光只是一條大蛇，卻沒有了身上的火，箬篷兒又不妨礙。二位元帥依然放心，說道：「多謝佛爺爺之力。過了這一嚇，想是平安了。」國師道：「只怕還有一嚇。」二位元帥道：「事不過三。怎麼三變之後，還有個甚麼嚇來？」

道猶未了，只聽得撲冬的一聲響，水裡頭又走上一個火龜來，恰好是也認得「帥」字船，逕鑽進船艙裡面。遠看之時，哪裡是個龜？只當得一個火盆，照得上下通紅，船艙裡面煙飛火爆。二位元帥心上又嚇一個死，生怕做成個城門失火來。只見好個國師，又叫上一聲：「波羅揭諦何在？」叫聲未了，猛空裡走出一個七長八大的天神來，手裡拿著一個金剛鑽，走向前去，照著那個火龜輕輕的一鑽，鑽得個火龜一交跌，精光一個靈龜。有詩為證：

妙在天心蘊洛奇，文明斯世應昌期。

九疇全貝陰陽數，五總能含造化機。

氣合幽明增有象，卜傳吉凶亦無私。

誠哉是個鍾靈物，寶在當是豈得知。

光只是一個靈龜，也卻沒有了身上的火，船艙裡又得穩便。二位元帥又且放心，說道：「多謝佛力無邊。過了這四場驚嚇。想是平安麼？」國師道：「此後卻平安了。」

只說得「平安」兩個字，那馬公公就插出一張嘴來，說道：「國師老爺，適來天神手裡拿的是甚麼東西？」國師道：「是個金剛鑽。」馬公公又問道：「船上爬的是個甚麼東西？」國師道：「是個龜。」馬公公道：「原來天神也鑽龜哩！」國師閉上一雙眼，不做半個聲。洪公公又插上一句，說道：「這個天神敢是南京回光寺裡的菩薩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」元帥道：「只你們這等口多。這如今還不知道那四個火怪藏在哪裡，還有好些不便處。」國師道：「都不在了，沒有個甚麼不便。」元帥道：「怎麼就都不在了？」國師道：「至誠無息，久假必歸。故此鬼怪妖邪只一現了本相，即時就消沮閉藏。」元帥道：「今番可安排筵宴麼？」國師道：「還有一驚，只是不這等狠。」元帥道：「怎麼還有一驚？」國師道：「過了這一驚，再無別事，便可安排筵宴了。」元帥道：「這一驚還在幾時？」國師道：「在明日半夜子時。今番只是貧僧支持他，再不經由二位元帥。」二位元帥滿口稱謝。

卻說銀角大仙費了一夜心機，半籌不展，心上又在納悶。鹿皮大仙說道：「師兄，今番你的如意鉤，怎麼也不靈驗哩？」銀角大仙說道：「昨夜之時，一變，變做個火鼠。火鼠之計不行，又一變，變做個火蛇。火蛇之計不行，又一變，變做個火龜。火龜之計又不行，這再叫做不變。這再是變得不如意，不知怎麼，就是個擗麵杖兒吹火，節節不通風。」鹿皮大仙說道：「師兄，師兄！他船上的張道士、金和尚都是甚麼人？你怎麼弄鬆得他倒？」銀角大仙就變過臉來，說道：

「你只講長他人志氣，全不顧自己的威風。我今夜有個破釜沉船之計，若還再不得贏，我也誓不回山！」咬牙切齒，恨滿胸膛，巴不得一把就抓過得南船來。到了半夜子時，一個兒站著山崗頭上，取出如意鉤來，歎上一口氣，說道：「如意哥！如意哥！不奈他何奈我何！你今番前去，須索是當個百萬雄兵，千員猛將，起眼成功，抬頭喝采，才不枉了我和你相呼喚這一生。」

道猶未了，那如意鉤果然的解得人的意思，迎著風哇的一聲響。銀角大仙大喜，說：「你曉得我的心事就好了。」拿起它來照上一撇，撇到半天之上，喝聲道：「變！」即時間變做一扇比天大的磨盤，回迴旋旋，乘風而下。銀角大仙又叮囑道：「你快去快來。」這磨盤竟落到南船上來。」

國師早已看見了，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等一扇大磨盤掉將下來，我這些大小寶船，卻不打得直沉到底？我這些大小兵將，卻不打成一塊肉泥？」不慌不忙，拿起個鐵如意，禪牀角上一敲，叫聲：「韋馱天尊何在？」叫聲未絕，早已掉將一個朱臉獠牙的神將下來，又著手說道：「蒙佛爺爺慈旨，有何使令？」國師道：「所有銀角大仙賣弄術法，把個如意鉤變做一扇大磨盤，來打我的寶船，害我的元帥。你去接過他的來。」韋馱得了佛旨，不敢有違，一駕祥雲，騰空而起。剛起之時，正撞著那扇磨盤駒駒的響，落到南船上來。韋馱天尊一則是佛爺爺慈旨，二則是各顯神通，伸手一接，把個磨盤就接將過來，喝聲道：「孽畜，敢在我跟前調喉哩！」那扇磨盤，一會兒還是一個如意鉤，落下雲來，交在國師老爺手裡。老爺道：「你且回天，後會有旨，再來相煩。」韋馱天尊各自方便。

到了明日，二位元帥都到蓮臺上問候國師。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今日賀喜二位元帥。」二位元帥說道：「連日耽驚受怕，不是國師老爺佛力無邊，不知是個甚麼結果！何敢又言賀喜？」國師道：「二位元帥，一個一個大難星過宮，幸保安全，故當賀喜。」二位元帥說道：「是個怎麼樣兒的難星？伏乞國師見教。」國師道：「口說無憑，我拿出來你們看看。」即時到袖兒裡取出一個物件來：一尺來長，二寸來闊，直又不直，彎又不彎，神光閃閃，殺氣騰騰。二位元帥看見，老大的眼生，問說道：「這是個寶貝，就是難星？」國師道：「這叫做個如意鉤，千變萬化，不可測度；隨意所變，無不如意。他昨日變做一扇大磨盤，約有千萬斤之重，竟照著我們船上掉下來。若是我們寶船擋著它，打得直沉到底；若是我們大小軍士擋著它，打做一塊肉泥。這卻不是個難星？」元帥道：「老爺怎麼收住它的？」國師道：「是貧僧吩咐韋馱天尊接著它的來，故此才收在貧僧處。」二位元帥滿口稱謝，說道：「若非國師神通廣大，老夫俱碎為齏粉矣！」馬公道：「既然有此寶貝，借咱學生們看一看何如？」國師就遞與馬公公，一個傳一個看一回，一個傳一個看一回，都說道：「終不然這一件些小物事，就會變做千萬斤之重。」國師道：「你們有些不准信麼？貧僧撇起他來，你們看著何如？」馬公道：「國師之言，誰不准信？只說這等一件物事，能大能小，能去能來，變化無窮，能解人意，卻是個稀世奇珍，等閒怎麼得見？」國師道：「要見不難。」接過如意鉤來，照上一撇，撇在半天之上，喝聲道：「變！」即時變做一扇大磨盤，無大不大，果有千萬斤之重。懸在半空中。盤盤旋旋，騰騰轉轉，駒駒的響。那一個不說道：「好活寶貝！」那一個不說道：「果好靈通！」

卻說銀角大仙昨日不勝忿忿之氣，放出如意鉤來，實指望打破這些寶船，陷害這些元帥兵卒，一場全勝。哪曉得弄做個「鮑老送燈臺，一去永不來」。自從半夜子時起，直等到朝飯辰時，並不曾看見打壞了哪個船！並不曾看見打壞了哪個人！不打壞船，不打壞人，還不至緊，連如意鉤都不見蹤影，好惱人也！惱得直條條的睡在石門之下，心裡只要尋個自盡。

正在惱頭上，猛然間聽見一聲響，像是自家的寶貝。你看他一轆碌爬起來，開眼一張，果然是自家的寶貝！悠悠揚揚，懸在半天之上，駒駒的響。這正叫做物見主，必定取。把手一招，那扇磨盤飛一船掉到他的手裡，又是一個如意鉤。銀角大仙不勝之喜，拿起來又要去。鹿皮大仙看見，說道：「師兄，你怎麼這等知進而不知退？直要做到水窮山盡才好！」銀角大仙說道：「你坐你的罷！你只來阻我的興頭。兵法有云：『出其不意。』這如今哪曉得我收了寶貝。我即時間撇起來，他只說還是先前，不作準備，卻不撈翻他一個來。只消撈翻他一個，其餘的就好處得。」鹿皮大仙說道：「若還只是個磨盤，他昨日怎麼接得你的住？你今日怎麼撈翻得他來？」銀角大仙說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又另變做一個靈性些的，單要拿那金和尚來開鑽眼。」道猶未了，拿起如意鉤來，囑咐幾句，叫它見樣變樣，單拿和尚。一撇撇在半天雲裡，只見雲裡有一群白鷹在那裡飛舞。這個如意，果真的見樣變樣，就變做一個白鷹，成雙作對，又舞又飛。

卻說國師先前把個如意鉤變做磨盤，本是試一試兒眾人看看，哪曉得銀角大仙收回去了，哪個不抱怨？說道：「都是馬公公要看，這如今再看一個麼？都是高公公要試，這如今再試一個麼？」國師道：「你們都不要埋怨，不過一飯之頃，這寶貝又來。」國師這番的話，人都准信，只有這兩句話，人卻有些不准信。怎麼不准信？都說道：「傷弓之鳥，漏網之魚，豈有再來之理？」過了半晌多些，都把兩隻眼睛望著天上，並不見有個磨盤到，只有幾個白鷹飛的飛，舞的舞。這的原不相干。只見國師把個眼兒一開，即時就閉了，一手把個鉢盂仰著戴在頭上，替下個圓帽來。眾人都只是白著一雙眼看他，全不解其意。一會兒，一個白鷹呼的一聲響，掉在老爺的鉢盂裡來。老爺取下鉢盂，拿出白鷹來看，哪裡是個白鷹？原來就是先前的如意鉤。這只因銀角大仙叫他見樣變樣，故此變作個白鷹；叫他單拿和尚，故此掉在老爺鉢盂之中。

二位元帥看見，又得了個如意鉤，萬千之喜。國師道：「這個鉤，請二位元帥收下罷。」元帥道：「不敢收！」國師道：「馬公公，你再看看。」馬公道：「再不敢看！」國師道：「貧僧再試一試兒麼。」眾人一齊道：「再不敢試！國師吩咐徒孫雲谷收著。」

三寶老爺說道：「這個賊道去了寶貝，沒有了命根，明日多點將官，多帶軍馬，準備要撈翻著他。」王爺道：「我學生有一個小計，不勞只槍匹馬，就要拿得這個賊道過來。」老爺道：「既是王老先生有這等妙計，悉聽指揮。」王爺即時叫唐狀元來，耳邊吩咐他如此如此。又叫過王明來，耳邊吩咐他如此如此。二將聽令而去。

到了明日，唐狀元同著黃鳳仙，解上銀角大仙一個人到帳前；王明解上前日南兵陷在紅羅山安樂窩的共有一百五十餘人，也到帳前。三寶老爺好一吃驚，說道：「這個賊道費了多少錢糧，虧了多少軍馬，尚且不奈他何！怎麼今日唾手可得？這還是哪個拿住他來？」黃鳳仙答應道：「是末將承王爺號令，拿住他來。」老爺道：「王爺是怎麼的號令？」黃鳳仙道：「王爺料定他事急求神，叫小的依前假扮做觀世音，叫王明依前假扮做紅孩兒的，回到潮音洞裡。小的們依計而行。果然銀角大仙走到洞來，磕頭如搗蒜，哀澆觀世音大捨慈悲，救他性命。他正在磕頭禱告之時，是小的和王明兩個走下來，一繩一索，撈翻他過來。」老爺道：「王爺明見萬里之外，一言之下，果真的賢於百萬之師。這一百五十個人他原在那裡，怎麼今日也取得回來？」王明道：「這一千人都被那個賊道法術所迷，都放在潮音洞后土窖裡面，是小的借著黃將軍的贏勢兒，一槌子都取回他來。」老爺道：「可有損傷麼？」王明道：「一個還是一個，並沒有損傷。」老爺道：「這是王明之功，卻也不小。」王明道：「小的何功？都是黃將軍攜帶。」黃鳳仙道：「這都是王爺號令，末將何功？」王爺道：「這都是朝廷洪福，諸將士效力，老夫何功？」老爺道：「只這一場功，都是這等謙讓推遜，雍容可喜，可喜！」叫請國師、天師，同來處分這個賊道。

國師、天師都到。元帥道：「今日饒倖，拿緝了這個銀角大仙，請二位老師怎麼處分他？」天師道：「前日金角大仙是只牛，這決也是個甚麼畜生。請問國師老爺，就有個處置。」國師道：「牛羊何擇？前日是個牛，今日一定是個羊。」天師道：「還請老爺指教一個明白才好。」國師道：「你要看它看兒。」叫取無根水來。一口無根水，果真的是一隻雪白的肥羊，兩隻角的色道越發白，稀罕甚麼銀子？天師道：「有此孽畜，釀成這等大禍。」二位元帥說道：「原來金角、銀角之號，各從其實，人不自察。請問二位老師，這個屍首放在哪裡？」國師道：「丟了它罷。」天師道：「只怕它還有甚麼變化，貽害後人。」一手提起那口七星劍來，罵說道：「畜生！你冒領人皮，假充仙長，上犯天條，下犯王法，碎你的屍，剮你的皮，尚有餘罪！」提起刀來，橫一下，直一下，劈做三四塊；燒了一道飛符，一篷火，把個銀角大仙一時火葬已畢。

天師怒氣沖沖，正在惱頭子上，只見藍旗官報道：「鹿皮大仙張開一把大傘，丈來多長，七尺多闊，呼呼的一片響，起在半天

雲裡。他自己坐在傘上，悠悠揚揚，望西而去。」天師喝聲道：「無端孽畜，還敢那裡走哩！」拿起個劍來，擺了三擺，劍頭上噴出一道火，燒了一道符。即時間，雲生西北，霧長東南。正南上一聲霹靂響，響聲裡面掉下一個天神，面如傅粉，三眼圓睜，一手一塊金磚，一手一桿火槍。走近天師之前，躬身叉手，說道：「承天師呼喚，有何使令？」天師道：「你是何神？」天神道：「小神值日天神華光祖師馬元帥是也。」天師道：「鹿皮大仙賣弄妖術，坐著一把傘，望西而去。你與我去拿住他，剝他的皮來！」天師道令，誰敢有違？馬元帥輪動風車，騰空而起，趕上鹿皮大仙，照著他的後腦骨上，就溜上一金磚。天下事，終久是邪不能勝正，假不能勝真。一金磚，把個鹿皮大仙打得倒翻一個筋斗。好狠馬元帥，一手抓過來，一手就掀翻他的皮，回車一響，就交付個皮與天師。天神輪動風車而去。

天師看了皮，說道：「原來是一張鹿皮。」二位元帥道：「這正是名稱其實，披著鹿皮，就道號鹿皮大仙。請教天師，把這個鹿皮怎麼處治？」天師道：「也還他一盆火就是。」剛說得的「火」字出口，只見鹿皮大仙那點靈性還在，半天之上叫聲道：「天師老爺可憐見，我兄弟們雖是異類，卻修行了千百多年，才成得這些氣候。事到今日，委是不該冒犯列位老爺。只是一件，我兩個師兄，他任性而行，死而無悔。若論我一個，我其實安分守己，累次諫止兩個師兄。就只說今日，我已自抱頭鼠竄而去，列位老爺又追轉我來。去者不追，列位老爺不也過甚了？列位老爺，念我前此修行之難，今日悔悟之速，還把那番皮還我罷！」

鹿皮大仙雖然剝了皮，這一段言話，卻也連皮帶骨的，說得有理。別的老爺都不理他。只有國師老爺慈悲方寸，聽見他說的可憐，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你這孽畜，苦苦的要這皮袋子做甚麼？」鹿皮靈性說道：「若沒有了這個皮袋子，又要托生一遭，卻不多費了些事。」國師道：「罷了！把這個皮袋子還你也難，再要你托生去也難。依我所說，你就做個紅羅山鹿皮山神罷！鹿皮靈性說道：「這也通得。只是沒有個憑據。」國師道：「天師大人，你與他個憑據罷。」天師不敢怠慢，取過一條紙來，寫著「紅羅山鹿皮山神照」八個大字。用憑火化，交付與他。鹿皮靈性連聲叫道：「謝不盡！謝不盡！」國師道：「卻有一件，你在這山上只許你降福，不許你降禍。凡有舟船經過者，只許順風不許逆風！鹿皮神說道：「再不敢！」國師道：「你若敢時，我就牒你到陰山背後，教你永世不得翻身。」鹿皮神說道：「再不敢！」後來，紅羅山上山神甚是顯應，凡來往舟船及土人疾疫旱澇，有禱必應。番人從百里之外來者，絡繹不絕。立有祠宇，匾曰「鹿皮神祠」。這都是國師老爺度化玄功，燃燈佛轉世功德。

二位元帥歎服不盡。國師道：「過了這三個妖仙。寶船又好行哩。」元帥道：「已經吩咐開船。」行得半日，船上紀功頌賞尚且未完，藍旗官報道：「前面一個國，離海沿上還遠些。」畢竟不知這個國還是甚麼國？

還有些甚麼阻滯？且聽下回分解。